

在商场里

庄新儒著



在 商 場 里

庄 新 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Com 12/103

在 商 場 里

著 者 庄 新 儒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5 3/8 字数：99,000

1960年3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552

定价：(八) 0.44元

內 容 提 要

解放以来，和工业、农业一样，我国商业上的变化和发展也是巨大的。但是目前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多。这本集子里的十六篇特写、小说，写的都是上海的商业、商店工作人员生活的今昔变化和当前商业战线上的跃进面貌。作品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店员在解放前痛苦的生活遭遇，揭露了解放初期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的丑恶面貌，记述了政府部门、店员工人对他们进行的严肃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上海商业欣欣向荣的气象。作品着重反映了商业工作者在大跃进以来为国家建设、人民生活积极服务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例。

目 次

一个女店员的遭遇	1
“米老虎”的下场	23
商场一夜	35
阳光照进了满庭坊	54
“隔着布袋卖猫”	70
一张核价单	85
两代人	94
在商场里	108
做“媒人”	114
老徐送粮	119
老箱底	125
供应员老胡	130
老来春	135
“六股头”的故事	140
一个出色的厨师	146
卖蛇者的故事	162

一个女店員的遭遇

黄浦江边的海关大鐘慢悠悠地敲响了八点，洪亮清越的鐘声，伴随春意醉人的晚风，飘过繁华熱鬧、灯光輝煌的南京路。

永安公司寬敞华丽的商場里，傳出陣陣輕快的欢笑，晚归的顧客在和營業員殷殷話別；漂亮的姑娘挽着俊俏的小伙子东顧西盼，喁喁低語。一串串琥珀珍珠般的灯泡射出万道霞光，竞相爭艳，映照着一張張幸福的笑臉。黃色的、藍色的、玫瑰色的、果綠色的磁磚拼成的象棋盤似的地面，显得格外亮堂。透明玻璃的柜台，花花綠綠的櫥窗，閃閃发光的穿衣鏡，組成一幅鮮明瑰丽的图案。

三楼玩具部里万紫千紅琳琅滿目，小巧玲瓏的电动汽車、卜卜直跳的橡皮青蛙、活潑可愛的布娃娃，吸引住无数个天真的孩子；孩子乐得跳跳蹦蹦，手舞足蹈，同来的大人也禁不住眉开眼笑。玩具組長程玉堅大姊胸前佩着布質服務証，扶了扶老光眼鏡，正在柜台上忙碌地接待顧客。忽听得一声惊喜的呼喊：“阿程，你还在这里啊！”

这声音好熟啊！可就是看不清，程玉堅忙不迭摘下眼鏡，掏出手帕在眼角上下抹了几抹，这才認出来了，“是你

呀，阿邵，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两个人几乎都愣住了。两个人面对面端詳了好一陣，还是程玉坚先开口：“阿邵，多少年不見了啊！你今年已經四十八岁了吧？”

“噯，老啦！亏你还記住我的年紀。”

“怎么不記得，你忘啦，我只比你小一岁呀！”

“可不是，說什么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我們同在一起受煎熬受凌辱的那些日子；昨夜我看了《劳动报》上《女店員今昔》的那篇文章，一看題目，就猜想准写的是你，看着，看着，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枕头上湿漉漉的一大片。心想定要和你見見面，这才忙里偷空，趁着吃过晚飯的休息時間赶来看你的呀！”

給她这一提，程玉坚感到一陣酸楚，眼眶又紅了起来，赶快勉力压制住，强使自己的两只眼睛不去朝她看，移轉到柜台前面的孩子身上。一群孩子就象春天初开的花朵，小脸蛋就象剛从树上摘下的苹果，多么逗人喜爱呀！看着这群孩子，紅紅的眼圈漾开了笑紋，“那些眼泪淌不完的日子都过去了，阿邵，記得嗎？我們两个过去天天哭，还只敢背地里暗暗地哭呀！你看，我的眼泪又禁不住要流下来了，但这跟过去不同，这是开心欢喜的眼泪，过去流的可是悲痛辛酸的眼泪呀！”

“你說的不錯，那些日子，那些事情，真是哭也哭不完，哭也哭不够呀！”

“啊，阿邵，我还忘了問你，你現有工作沒有？”

“看我这人，光顧跟你提过去的那些日子，还没告訴你頂頂使人高兴的事，我也有了工作了呀！我跟街道办事处
的同志說，只要有工作，只要能讓我为建设社会主义大花园
出把力，哪怕千里迢迢，万里遙遙，我也去；他們却照顧我年
老体弱，把我分配到聾哑学校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你知道，
乍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飞上天了，阿程，你說我能不想
起过去的事嗎？”

这时，扩音器大喇叭里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打烊鈴声，女
播音員一遍又一遍地向顧客們亲切道別，顧客陆陆續續从
呼呼旋轉着的玻璃穹門走出去了，这一对老姊妹还站在柜
台边久久不肯分离。

程玉坚感情激动，眼睛一眨不眨地凝望着阿邵，从她的
身上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窗外吹进来陣陣晚风，繁荣的夜市就要結束了，程玉坚
的心象生了翅膀，飞呀，飞呀，一下子又飞到那些永世难忘
的艰苦岁月……

二十九年前，在这号称十里洋場的上海，有錢的花天酒
地，紙醉金迷；沒錢的輾轉沟壑，餓死街头。

程玉坚在十八岁的那一年，父亲死去了，她哭哭啼啼埋
葬了父亲。那时，媽媽年老多病，弟妹六人都在嗷嗷待哺之
年，还有个风烛殘年的阿婆，她就輟学了，大姨媽說：“阿坚，
还是出去找个事情做做吧！”

談何容易，在那个人吃人的年代，到哪里去找事情做

呢？何况，家里也有人反对，一个女孩子家出外抛头露面传出去总不大象話，碰着个坏男人怎么得了？不管怎么样，程玉坚出去东托西求，总算有了点眉目，到电话局去学接电话。不知怎么一来，阿婆耳朵里刮进几句话：“接线生可做不得呀！电话局門口走出一个女的，就有一大群馬蜂似的油头光棍圍上去。”阿婆哭呀！吵呀！頓足捶胸，死也不讓去，眼看到手的职业就这样吹了。

但是，九口子人要張嘴吃飯呀！懂事的程玉坚瞞过了阿婆，悄悄去跟媽媽商量：“永安公司要招考女職員，讓我去試試吧，那里是大公司，总不会怎么样的，可是千万不能讓阿婆知道。”

媽媽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囡呀，苦了你，也实在没办法，可你生得矮小，还不象个大姑娘，他們会要你嗎？”

“这……”程玉坚頓時呆若木鷄，大眼睛直瞪瞪一動不動。

“你姨媽有双穿不下的高跟皮鞋丢在这里，我給你找来。”亏得媽媽想出了这个主意。

程玉坚穿着那双两寸高的，脚趾头前面塞了許多旧棉花的高跟皮鞋，一扭一拐进了永安公司大門。

这是永安公司第一次招考女職員。考場在五樓飯堂里，里面放着一張張鋪着洁白台布的圓桌子，前来应考的姊妹們圍坐在旁边，前方正中，象个审判席似的，一排长长的紅木条几，还擋了个木柵栏。主考人是年已花甲的宋大板，长袍馬褂，正襟危坐；身旁站着个瘦骨嶙嶙的穿西装的中年

人，手里捧着本花名册，喊着一个个人的名字。“程玉坚”，程玉坚颤抖着走过去，眼睛看着脚尖。

“抬起头来！”台上的楊大板猛喝一声。

程玉坚吓了一跳，慢腾腾地仰起头，立刻羞得面颊上升起两朵紅云。宋大板贼眉贼眼地在她身上来回打量，穿西装的瘦个子凑过来在耳根低低说了两句，楊大板点点头，又装模作样嘖嘖咕咕問了她几句半通不通的英文，就揮揮手叫她退下去。

就这样算是考过了，而且居然考取了。后来才知道，录取的条件是八个字：身材苗条，五官娟秀。

程玉坚欢呼跳跃地回去，一头伏在媽媽怀里，“好了，考取了，有工作做了。”媽媽苦笑着，滿是茧紋筋絡的手，在她头上撫摸着，断綫珍珠似的眼泪滴在她头发上，“阿坚，出去做事，处处要当心，媽真不放心哪！”

“媽放心，我这么大了，还能讓人吃掉？”程玉坚掏出手帕給媽媽抹掉眼泪，眼前忽然又出現了楊大板的面孔，不禁打了个寒噤。

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以永安为首。在那个时代，这家中国人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公司，哪有一星半点中国气味呀！門口站着个挺胸凸肚滿臉黑胡子的“紅头阿三”，一身笔挺的白帆布制服，胸前一排黃銅鈕扣耀眼发光，看到衣衫破旧些的“赤脚人”，就上来拦住不准进去。商場里終日弥漫着污浊、混杂的空气，五顏六色的洋文广告，鬼眈眼似的彩色霓虹灯忽明忽暗，刺耳的爵士音乐的噪音，使人昏昏

沉沉。橱窗、柜台、货架，到处都是奇形怪状高贵奢侈的舶来品，价目牌上也尽是写的英文。

程玉坚被派在女式部，那里专卖些闊夫人、姨太太用的胭脂、香粉、綉花鞋之类的东西。沒多久，又被調到音乐部。

“阿程，明天你到大光明去卖唱片。帶上留声机去。”音乐部的胖管理捂着鼻子对她說。

“为啥要上那里去卖？”程玉坚睜大着眼睛問。

“噯，你去了自会知道。”胖管理搭足架势，一副不屑答理的样子。

胖管理是老板的亲信，在音乐部里就象个小皇帝，看着誰不順眼，只要歪歪嘴，那人的飯碗就保不牢了。小小的程玉坚怎敢多問，隔天一早，就收拾收拾去了。

大光明电影院那块流綫型宝石似的招牌，在店鋪林立的柏油馬路上显得十分神气，远远就已看見。程玉坚剛到門口，就有一个蓄着八字胡子，手搖油紙折扇的人把她領上了楼。

二楼迴廊尽头有座孤零零的小房間，那个領她来的男人推开门，指指里面說：“你就在这里做。”

“怎么做呀？”

“哈哈，便当，便当，”那男人咧开嘴，露出黃灿灿的大金牙，“到这里来看电影的全是上等客人，叫你带来的这些唱片都是在銀幕上放映的新影片里的插曲，电影还没开映，客人在外面休息等候的时候，你就打开留声机放几張新唱片給他們听听，听得中意，看好电影后他們自会来买的。”

“噢，噢，这种事，我没做过。”程玉坚望着他詭譎的眼光有点害怕。

“没做过，一朝生，两回熟，做做就会做了。”那个精怪似的蓄着八字胡子的男人阴笑了几声，走开了。

窗縫里徐溜溜吹进一阵冷风，房间里就剩她一个人。程玉坚顿时觉得这地方，阴森可怖，仿佛脚下就是万丈深坑，地面正在崩裂塌陷，吓得她一身冷汗。这时距离早场开映时间还有刻把鐘，門外已有走动的声音，她不敢怠慢，連忙打开留声机，搖动发条，放上了一張唱片。

消沉、輕薄的音波从小房间里傳送出来，在迴廊漫步的人群里起了一阵騷动，伸头探脑，一窩风拥了进去。

胖胖的、瘦瘦的、头戴大礼帽的、手提“司的克”的，站着，扒着，倚着，占满了一屋子。

“嘴，新来的，真标致！”貪婪、邪恶的眼光集中到程玉坚的头上、臉上、身上、脚上。

程玉坚的臉色在漸漸发白，象乱箭攢心似地难受，那个把住留声机的手也在发抖了。

“嘻嘻，小姑娘，我来帮你放……”一个滿臉油光的矮胖子挤眉弄眼地挨过来抓她的手。

“不，不，走开！”她摔脱着，躲閃着，“当”的一声，唱片落地跌得粉碎。

“嘻哈，小姑娘，別走，我們看好电影要来买的呀！”

“这是什么鬼世界？她气得臉都发青了，好端端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受人侮辱？

晚上，南京路一片灯海，她拖着沉重的、疲乏的脚步回到公司，哭丧着脸哀求胖管理：“明天别叫我去了，我做勿来。”

“飯桶！”胖管理狠狠地白了她一眼。

大光明电影院不去了，但是一顆惊悸的心还是时时在跳动。胖管理象游魂似地終日跟在后面，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去上厕所也不放松。一趟一趟花言巧語要請她到外面吃飯、看戏、跳舞，她都硬硬头皮拒絕了，胖管理恨得牙痒痒地，只是当着众人面，不好发作。

有一天，听说楼下商場在大拍卖，程玉坚抽空下去兜了一圈。永安公司一年要搞四次“大减价”，这是資本家撈刮錢財的騙人手法，程玉坚什么也沒买，沿着楼梯一級級走上來，正要踏进音乐部去，只听得一声嚎叫：“你到哪里去的？”

宋大板虎起面孔，双手插腰，跨开八字步子，拦在門口。

程玉坚汗毛直豎，知道准是胖管理去“戳壁脚”的。

“下去看看的。”她低声回答。

“哼，看看，滚回家里去看吧，你們这种只配做做花瓶的，要多少有多少。”宋大板发瘋似地暴跳如雷，地板蹬得咚咚响。

四周聚了许多看熱鬧的人，居然还有拍手怪叫的，程玉坚从未受过这样难堪的侮辱，一时只觉眼前漆黑，天旋地轉，滿腔怨憤再也压制不住，掩着面孔奔过去，伏在桌上号啕大哭。

她哭得那么淒涼，那么悲痛，旁边好些姊妹都陪着落下

了眼泪。

晚饭没有去吃，她肚里一点不觉着饿，眼睛哭肿了，喉咙哭哑了。阿邵是和她同时考进来的，又同在一个柜台，这时走了过来，透着万般无奈的声气说：“宋大板叫我来跟你说的，刚刚骂得你哭了，说要送一盒香粉给你消消气。”

“呸！”程玉坚猛地抬起头，“谁要他的香粉，你告诉他，他敢送来，我就搥掉。把我们当什么，当玩物吗？高兴时哄哄，不高兴摔摔。”

“妹妹，别朝我发火，我也是没办法呀！”

“我不怪你，我恨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阿邵从袋里摸出两个冷馒头，倒来一杯开水，好歹劝她吃了下去。

“旁人都羡慕我们进了大公司，其实，真是天知道，我们的命真苦啊！”阿邵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看我们这紧身窄袖的号衣，老板都给起了名堂呢，现在穿的蓝旗袍叫‘勾魂蓝’，冬天穿的黑旗袍，叫‘捞命乌’，老板要我们去勾谁的魂，捞谁的命呀！唉，我们变成什么人了。”

穿穿这些“勾魂蓝”、“捞命乌”算什么，老板还有直接把人当作活广告派用场的呢！美国有家蹩脚工厂出了一种“康克令”牌子的金笔，销路缺缺，无人问津，驻在纽约的永安公司坐庄把它运了来，几个老板嘖咕了一番出了个鬼主意，在二十三号金笔柜上，挑选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职员上去站岗，冠上个侮辱性的别号，“康克令西施”。又去请来几个黄色海报的记者，拍照访问，整天制造些什么“康克令西

施”的艳聞秘史，招引来了无数追蜂逐蝶的浪子闊少，素不相識的会在鈔票中夹上請赴约会的小条子，有的就干脆拜托經理介紹軋朋友，被逼到这个柜台来的姊妹个个哭得象个泪人儿，淌掉的辛酸眼泪可以淹没这座柜台，有的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富豪公館的籠子中去了。但是，“康克令”这块牌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金笔中的“名牌”了。

程玉坚当时也曾起过这样的念头：不做了，不吃这口飯。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到哪不是一样，何况現在找职业又是那样困难。她痛定思痛，还是只能忍气吞声地做下去。

金风送爽，落叶飄零，秋天来了。沿馬路一扇扇明敞透亮的玻璃橱窗全已換了打扮，这些橱窗就象都市的眼睛，它們对季节的轉变最敏感。今年，永安公司城堡式的广厦門楼上，添挂了一幅迎风招展的大紅布幔，上面貼着几个粉白剪字：“四楼举办时装表演，欢迎各界仕女貴宾蒞临参观。”

最先知道举办时装表演这个消息的是几个年輕的姊妹。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中午，秘書处把她們叫了上去，地上，沙发上，写字台上杂乱地摊着一包包打开的五顏六色的綢緞、花布，几个綢厂、布厂的老板諂媚堆笑地站在旁边，平时两眼朝天見人不理的秘書老爷这时現出一副慷慨和善的样子，把手揮揮：“你們自己拣吧，每人听拣六件，拣自己喜欢。”

站成一排的姊妹你看我，我看你，又不知有什么飞来禍

事降临到头上。程玉坚也在里面。

有个头戴瓜皮帽的綢厂老板連忙跨前一步，抓住块湖綠色綢料子抖擻了几下，牙齒縫里迸出話来：“嘿嘿，小姐，看看多漂亮，拣吧，我們送的，不要錢。”

姊妹們还是站着不动。秘書老爷的猴臉刷地变了色，骨碌碌的眼珠射出冷嗖嗖的凶光。

沒奈何，几个姊妹誰也无心挑拣，随手抓了几块料子丢在一边。

她們才轉身要走，秘書老爷在背后一声喊：“慢！料子由你們拣，做什么样式得听我們的。走，到裁縫間去。”

姊妹們面面相覷默默交流着惊恐的眼色，仿佛說，逃不掉了，要遭难了。程玉坚站了出来，对着秘書老爷問：“你要我們干什么？”

“哈哈，要你們去出出风头，穿上漂亮时髦的服装，涂上胭脂抹上粉，到台上去走一圈，不好嗎？”秘書老爷狡黠地縱声狂笑。

“台上？”

“对，台上，我們大板要办时装表演，台就要搭好了。”他又回头对那些綢厂、布厂的老板腴腴眼：“这对帮助你們打开銷路也大有好处啊！是吧？”

“唔，原来是老板用我們做广告。”姊妹們想到这里，个个都沒臉見人似地低下了头。但是，脚步仍然只得跟着秘書老爷移动。

时装表演开幕了。四楼搭了一个高高的舞台，台下早

已挤满了看客，自然都是一些所谓“上等人”、“高雅绅士”、“名媛淑女”。幕幃慢慢拉开，乐队吹吹打打，奏起了荡人心弦的情歌，台上走出了“表演者”，身上都是穿的最新式样的时装，有袒胸露臂的晚礼服、有妖形怪状的长旗袍、有束紧腰部的跳舞裙……走过的“表演者”脸上都毫无表情，好象后面有着牵线的木头人似的。

咔嚓、咔嚓，镁光灯忽亮忽灭，无数只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台上。

“好啊！好啊！”“比裸体电影还有意思。”一阵阵的怪叫，喝彩，拍手，顿时秩序大乱。唉！这哪里是大公司女职员干的活，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二楼布匹綢呢部的生意今天特别好，大板前俯后仰笑得象个弥勒佛。

程玉坚气愤地从台上下来，马上脱掉身上的新时装，鄙夷地看都不愿多看一眼，就走了出去。

她刚刚跨进女厕所的门槛，电灯没开，黑洞洞地，听到断续的呜呜的声音，是谁在哭泣？

她连忙掩上门轻轻走过去，借着窗外射进来的一线微光，看到了伏在窗台上的一个背影，啊！这不是阿邵吗？

“阿邵！”她拍拍她的肩膀，“你平常总劝我不要哭，今天怎么啦？唉！谁愿意到那台上去，活现眼，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邵仰起了脸，摇摇头。

啊！她还有什么伤心事吗？程玉坚心头别别一跳，眼